



激流之家



康德八年四月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六月三日發行

激流之一

家

激流之一 家

定價貳圓捌角
(外埠鈞加寄費)

編輯人

王

麗

萍

發行人

宋

小

濤

印刷人

李

雲

印刷所

啓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總發行所 啓智書店出版部

振聲 新京三八八〇番

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呈獻給一個人（代序）

大前年冬天我曾經寫信告訴你，我打算爲你寫一部長篇小說，可是我有種種的顧慮和困難。你卻寫了數舞的信來，你希望我早日把牠寫成，你說你不能忍耐地等着讀牠。你並且還提到狄更司寫塊肉餘生的事因爲那小說是你最愛的一部作品。

你底信在我底抽屜裏整整放了一年多，我底小說還不會動筆。我知道你是怎樣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去年四月我應允了時報館底要求，纔下了決心開始來寫牠。我想這一次不會使你久待了。我並且預備把報紙爲你保留一份彙集起來寄給你。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底小說星期六開始在報上發表，而報告你底死訊的無線電報星期日就到了。你連讀我底小說的機會也沒有！

你底那個結局我也曾料到，但我萬想不到會來得這樣快，而且更想不到你果然用自己底手割斷了你底生命，雖然在八九年前我曾聽見你說過要自殺。

你不過活了三十多歲，你到死還是一個青年，可是你果然有過青春麼？你底三十多年的生涯，那是一部多麼慘痛的歷史啊。你完全成爲一個不必要的犧牲品而死了。這你一直到死還是不明白的。

你有一個美妙的幻夢，你自己把牠打破了；你有一個光榮的前途，你自己把牠毀壞了。你在一個短時期內也曾爲自己建造過一個新的理想，你又拿「作揖哲學」來把自己底頭腦麻醉了。你曾經愛過一個少女，而又讓父親拿拮据來決定你底命運，去和另一個少女結婚；你愛你底妻，卻又因了別人底鬼話把你底

是一個沈默的嚮子，牠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在這裏我所欲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一幅圖畫，自然這裏只有生活底一小部分，但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動盪了。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所以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但讀者自己可以在裏面去尋牠。

有人說過，路本沒有，因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條路。又有人說路是有的，正因為有了路纔有許多人走。誰是誰非，我不想判斷。我還年青，我還要生活，我還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會停止的，且看牠把我載到什麼地方去！

片給我，一面抽泣地說：「你拿去唱。」我接到手看，是Gracie Fields唱的Sonny Boy。你知道我喜歡聽牠，所以把牠送給我，然而我知道你也是同樣喜歡聽牠的。在平時我一定很高興接受牠，可是這時候，我却不願意把牠從你底手裏奪了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次違抗過你底意志了，這一次在分別的時候不願再違反你底意思使你更傷心，因為我明白你底這舉動是想給我留下一個紀念。接了唱片我並不會說一句話，我那時的心情是不能夠用言語表白出來的。我坐上了划子，讓黃浦江上的風浪顛播着我，我看着外灘一帶的燈光，我記起了我是怎樣地送別了那一個人，我底心開始痛楚着，我底不常哭泣的眼裏竟淌下淚水來。我當時何嘗知道這就是我們弟兄底最後一面！如今，這唱片在我底書齋裏孤寂的躺臥了三年以後已經成了生活底犧牲品，而那曾經摸過牠的一雙手也早已變為肥料了。

從你底遺書裏我知道你是怎樣地不願意死，你是怎樣地躊躇着，你三次寫了遺書，你又一次把牠毀了。你是怎樣地留戀着生活，留戀着你所愛的人！然而你終於寫了那第四次的遺書。從這個也可以知道你底最後的一刹那間一定是一個怎樣可怖的生與死底掙扎。但是你終於死了。

你不願意死，你留戀着生活，甚至在第四次的遺書裏，字裏行間也處處顯露出生命底呼聲來，就在這時候你還不自覺地喊叫着我不願意死！你現在畢竟死了。做了一個完全不必要的犧牲品而死了。你已經是過去的人物了。

然而我是不會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寫，我要用我底這管筆寫盡我所要寫的。這管筆，你大前年在上海時買來送給我的這管自來水筆。我用她寫了我底經過以外的各篇小說，牠會使我時時刻刻都記念着你，而

牠會使你復活起來，復活起來看我將怎樣踏過那一切骸骨而前進罷。

一九三二年四月

出版題記

家出版了兩年半，到現在因為勳筆寫牠底續編，我纔有機會來重讀牠。這書付印時我自己也會校過兩遍，如今卻意外地發見不少的錯字，這倒要怪我粗心了。這回趁着五版的機會，我儘量地把錯誤的地方一一改正，另外還改排了五頁，因為這裏面有着我自己以為是不妥當的處所。這自然是我當初寫作時疎忽的結果。我除了向讀者道歉外並無別話可說。

這次重讀自己底作品，我有不少的感想。我覺得我的確喜歡這本書。這小說裏面並沒有我自己，但我卻在這裏看見了我底童年和少年。我現在年過三十了。性情卻似乎比在少年時代更加偏激。有個朋友替我就心，怕我發狂。我感謝他，不過我更相信自己。讀完了家，我禁不住要變覺懣。他不是一個英雄，他很幼稚，但我看見他，就不覺想起丹東底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應該拿這句話來勉勵我自己。

一九三六年五月巴金記

風刮得很緊，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似的無力地在空中飄舞，無目的地落下來。在牆脚已經堆砌好了一條白色的路，左右兩邊各有這樣的一條，好像給中間的泥濘的道路鑲了兩道寬邊。

街中有行人和兩人抬的轎子。他們努力在和風雪戰鬥，但依舊敵不過牠，顯出了畏縮的樣子，雪片還是不住地落，而且愈落愈多，白茫茫的佈滿在天空中，向四處落下來，落在傘上，落在轎頂上落在轎夫底斗笠上，落在行人底臉上。

風玩弄着傘，把牠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兩次甚至把牠吹得離開了行人底手。風在空中怒吼，聲音很淒厲，和雪地上的腳步聲混合起來，成了一種黑樣的音樂，這音樂刺着行人底耳朵，使他們在困苦之外還感到一種恐怖，這好像給他們指示：這風雪會長久地管治着世界，而明媚的春日是不會回來的了。

時間已經是傍晚，天陰沉着，路旁的燈火還沒有燃起來，但街中的一切都只乘有模糊的輪廓了，其餘便消失在這逐漸增加的灰暗的暮色裏。街中滿是水泥。空氣又很寒冷。一個唯一的希望鼓舞着行人在這困難的環境中掙扎，——這是溫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點。不然恐怕趕不上晚飯的，」說話的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一手拿着傘，一手提着棉袍底下幅，還掉過頭來看後面，圓圓的臉凍得通紅，鼻上架着一付金絲眼鏡。一片雪花正在這時候落到鏡片上面。他便放下棉袍，摸出手帕把眼鏡揩拭了一下，過後又像先前那樣地把棉袍底下幅提起來。

在後面走的是——一個和他有同樣身材同樣服裝的青年，年紀稍微小一點，臉龐也較瘦，但一雙眼睛卻是
非常清明銳利，與他底哥哥底不同。

「不要緊就快到了。……二哥，今天演習底成績算你最好，你底英文說得很自然，很流利。你裝扮到
醫生，態度很不錯。已經很熟了」，他用熱烈的語調說，一面加速着脚步。水泥四濺，他底褲腳又染上了
一些泥點。

「這沒有什麼，不過我底膽子大一點」，哥々高覺民顯出得意的樣子說，便停了脚步，讓弟弟覺慧走
到他旁邊，「你底膽子太小了，你扮演那黑狗簡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幾句話背得很熟嗎？怎麼上臺去
就背不出來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還背不完咧！」哥々溫和地說話，沒有一點責備的語氣。

覺慧很不好意思，臉更紅了。他幾乎是惶亂地，又是辯解地說：「不曉得什麼緣故，我一上講臺心就
慌了。好像有許多人底眼光在看我，我想盡我底力量做，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話一字不遺漏地說出來，……」
一陣風把他手裏的傘弄得旋轉起來，他連忙閉了嘴，用力握着傘柄，但也沒有多大的用處。幸好這一陣風
馬上就過去了。路中間已經堆積了落下來未融化的雪，望過去，白皚皚的，上面留着重重疊疊的新舊腳跡
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蓋了舊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話一字不遺漏地背了出來，」覺慧把剛纔中斷了的話接續說下去，「可是一開口
什麼話都忘掉了，便是平時記得最熟的幾句，這也是也記不起來。一定要經朱先生提說一兩個字，我纔可以
說下去。現在練習時是如此，不曉得將來正式上演時是不是還是這樣。要是那時候也是和現在一樣地說不

出那纔丟臉咧！」孩子似的天真的臉上顯出了嚴肅和憂鬱底表情，他底語氣裏略帶一點懊悔。腳步踏在雪地上軟軟的，發出輕鬆的叫聲。

「三弟，你不要怕」，覺民勸慰道；「再練習兩三次，你就會記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膽去做。……老實說，朱先生把寶島改編成劇本，就編得不好，演出來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好成績。」

覺慧不作聲了，心裏只是感激着哥々底友愛。他想要如何纔能够把那一幕戲演得好，博得來賓和同學們底稱讚，討得哥々底歡喜。他這樣想着，過了好些時候，他覺得自己漸漸地進入了一個奇異的境界。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都改變了。在前面就是那稱為「彭保大將」的旅館，他底老朋友畢爾就住在那裏。他，有着江湖氣質的黑狗，在失去了兩根手指，經歷了許多變故以後終於找到了畢爾底蹤跡，他心裏交織着復仇的歡喜和莫名的恐怖。他盤算着，怎麼去見畢爾，和他說些什麼話，又如何責備他棄信背盟隱匿寶藏，失了江湖上的信義。這樣想着，平時記熟了的劇本中的英語便自然地湧現出來，一點也不費力。他覺醒似地歡叫起來：「二哥，我懂得了！」

覺民驚訝地看他一眼，問道：「什麼事情？你這樣高興！」

「二哥，我現在纔曉得演戲底奧妙了」，覺慧帶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說。「我想着，彷彿我自己就是黑狗似的，於是話語便自然地流露了出來，並不要我費力去思索。」

「對的，演戲正是要這樣」，覺民微笑地說。「你既然明白了這一層，你一定會成功的。……雪好像住了，把傘收起來罷。刮着這樣的風，撐起傘很吃力。」說着他便抖落了傘上的雪，收了傘。覺慧也把傘

4
收起了。兩個人並排走着，傘架在肩上，身子靠得很近。

雪已經住了，風也漸漸減輕了牠底威勢。牆頭和屋頂上都積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裏閃閃的發亮。幾家燈燭輝煌的店鋪夾雜在黑漆大門的公館中間，點綴了這寂寞的街道，散布了一些溫暖與光明，在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

「三弟，你覺得冷嗎？」覺民忽然關心地問。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談着話，一點也不覺得冷。」

「那麼，你爲什麼在發抖？」

「是因爲我很激動。凡是我激動的時候都是這樣，我總是發抖，我底心跳動得很厲害。我想到演戲的事情，我恨不得馬上就去做。老實說我很希望成功，很希望衆人讚美。二哥，你不笑我太好名，太幼稚嗎？」覺慧說着，掉過頭去望了覺民一眼，他顯出爲難的樣子，似乎害怕會得罪着他底哥。底非笑。

「三弟」，覺民非常溫和而且同情地對覺慧說。「不，一點也不。我也是這樣子，我們都是這樣子，我也很希望成功，很希望衆人讚美，和你一樣。我們都是一樣。你不看見課堂上先生底稱許，雖然就是一句簡單的話，不論哪一個聽到都很高興的」。

「對的，你說得不錯」，弟弟身子更挨近了哥。底底，兩個人一道向前走着，忘卻了寒冷，忘卻了風雪，忘卻了夜。

「二哥，你真是我底好哥」，覺慧望着覺民底臉，露出天真的微笑。覺民也掉過頭看覺慧底發光的

眼睛，微笑一下，然後慢慢地說：「你也是……我底好弟弟。」過後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快慰地說：「三弟，快走，轉彎就到家了。」

魯慧點了點頭，於是兩人加速了脚步，一轉眼就走入了一條更靜寂的街道。

街燈已經燃起來了，清油燈底光在寒風裏顯得更孤寂，燈柱底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有幾個行人，他們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迹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腳跡疲倦的睡在那裏，動也不想動一動，直到新的腳來壓在牠們底身上牠們纔發出一陣低微的嘆聲，被壓碎了奇異的形狀，於是在這一白無際的長街中，不復有那些有秩序地睡着的腳跡了，在那裏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門的公館接連地，靜寂地並排立在寒風裏。兩個永遠沈默的石獅子蹲在門口。門開着，好像一隻怪獸底大口。裏面是一個黑洞，這裏面有什麼東西，誰也不能够望見。每個公館都經歷過了相當長久的年代，或是更換了幾個姓。每一個都有牠自己底祕密。大門底黑漆脫落了，又塗上新的，雖然經過了這些變換，可是牠們底祕密依舊被保守着，不爲外面的人知道。

走到了這條街底中段，在一個更大的公館底門前，這弟兄兩個站住了。他們把皮鞋在石階上擦了幾下抖了抖身上的雪花，便放下棉袍，提着傘大步走了進去。一瞬間他們底脚步声就消失在黑洞裏面門前又恢復了先前的靜寂。這所公館和別的一樣，也有一對石獅子在門口蹲着，屋簷下也掛着一盞大的紅紙燈籠。只是門前多了一對長方形的大石缸。門牆上掛着一付木對聯，紅漆的底子上顯出八個隸書黑字：「國恩家慶人壽年豐。」

風完全止住了。但空氣還是和先前一樣地寒冷。夜來了，牠卻並沒有帶來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個大的天井裏完全蓋着雪，沒有一點兒縫隙。中間是一段凸出的過道，兩旁各放了幾盆臘梅，花枝被雪蓋着，完全成了白色，像玉樹一般地美麗。

覺民在前面走，剛剛走上了左邊廂房底一級石階，正預備跨過門檻進去，一個女性的聲音在左上房底窗下叫起來：「二少爺，三少爺，你們回來得正好。剛剛動手在吃飯。快點去，裏頭還有客人。」說話的婢女鳴鳳，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腦後垂着一根髮辮，一件藍布棉襖裹着她底玲瓏的身子。瓜子似的臉龐也還潤滑。當她帶笑說話的時候，面頰上便現了兩個酒窩。她閃動着兩隻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們，並沒有一點畏縮或羞澀的樣子。覺慧在後面對她笑了一笑。

「好，我們放了傘就來，」覺民高聲笑道。他並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進門檻去了。

「鳴鳳，什麼客？」覺慧也踏上了石階站在門檻上問。

「姑太太和琴小姐。快點去罷，」她說了便轉身向上房走去。

覺民望着她底背影笑了一笑，等她底影子在上房底門裏消失時，他纔走進自己底房間。他底哥哥正從房裏走出來，碰見他，便說：「你在和鳴鳳說些什麼？就攔這麼久！快點去吃飯，再晏一些時候恐怕飯都吃完了。」覺民說畢就往外面走。

「好，我就這樣和你去罷，好在我底衣服還沒有十分打落，不必換牠了，」覺慧這樣回答着，就把傘拋擲在地板上，又跟了哥々走出來。

「你總是這樣不識收拾，屢次說你，你總不聽。真是青山易改，本性難移！」覺民抱怨道，但他並沒有動氣，臉上還帶着笑容。他又回轉身去拾起了傘，把牠張開，仔細地放在地板上。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覺慧在旁看着他做這一切，微笑地說，「我底性情永遠是這樣。可笑你叫我快，結果反而是你耽擱時間。」

「總是你底嘴硬，我說不過你！」覺民裝出氣憤的樣子走了。

覺慧深知道他底哥々底性情，猶如他底哥々知道他底性情一樣，所以他並不介意，依然微笑地跟着他底哥々走。他底腦海裏現出一個少女底影子，但一瞬間又消滅了，因為他走進了上房，在他底眼前又換了新的景象。

圍着一張方桌坐了六個人，上面坐着他底繼母周氏和姑母張太太，左邊坐着翠表姊和嫂嫂李瑞珪，下面坐着大哥覺新和妹妹淑華，右邊的兩個位子正空着。他和覺民向姑母行了禮，又招呼了表姊，便揀了那兩個空位子坐下。女傭連忙盛了兩碗飯來。

「你們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晏？要不是你們姑媽來玩，我們已經早吃過飯了，」周氏端着碗溫和地問道。

「今天下午本來沒有課，不過朱先生教我們練習演戲，所以弄得這時候纔回來，」覺民答道。

「剛纔還落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們坐轎子回來的嗎？」張太太半關心半客氣地問道。

「不，我們走路回來的，我們從來不坐轎子！」覺慧聽見說坐轎子，就像受了鞭打似的，着急地分辯道。

「三弟素來怕人說他坐轎子，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覺新嘲笑似地解釋道，衆人都笑了。覺慧半羞半惱地埋着頭只顧吃飯。

「外面並不算很冷。風已經住了。我們一路上談着話，倒也覺得很舒服。」覺民客氣地回答姑母底話。

「二表哥，你們學堂裏的游藝會什麼時候開？你們方纔說演戲，就是預備開游藝會時候演的嗎？」琴向覺民問道。琴和覺民同年，可是比他小幾個月份，所以稱他做表哥。琴底姓名是張經華，她底小名叫琴，所以人們都這樣稱她。她在高家的親戚裏面算是最美麗，最活潑的姑娘，很早就進了女學校，如今在省立一女師三年級讀書。

「大概在今年春天，下學期開始的時候。這學期就只有一個多禮拜的課了。琴妹，你們學堂什麼時候放假？」覺民問道。

「我們學堂上個禮拜就放假了。據說是經費缺少，所以早點放學，」琴回答說，她已經放下了飯碗。「現在教育經費都被拉去充作軍費用掉了。每個學堂都是一樣地窮。不過我們學堂不同一點，因為我們校長和外國教員訂了約，不管上課不上課，總是照約付薪水，多上幾天課倒便宜些……據說校長和督

軍有點關係，所以拿錢要方便一點。」覺民解釋說，他也放下筆。鳴鳳便絞了一張臉帕給他送過來。

「這到好，只要有書讀，別的且不管牠」，覺新在旁邊插嘴道。

「我忘了，他們逃的是什麼學堂？」張太太忽然這樣地問琴。

「媽底記性真不好」，琴帶笑答道，「他們進的是外國語專門學校。媽已經問過好幾次了。」

「琴兒，你說得不錯。我現在老了，不行了，記性壞了，今天打牌有一次連和也忘記了，」張太太微微搖着頭，帶笑的說。

「這時大家都已放下碗，臉也揩過了。周氏便說：「我們還是到那邊去坐坐罷，」於是推開椅子，站起來。衆人也一齊站起，向旁邊那間屋子走去。

琴走在後面，離覺民不多遠，覺民便走近她底旁邊低聲對她說：「琴妹，我們學堂明年暑假就要招收女生了。」

她驚喜地回過頭，臉上充滿着光輝，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發光地盯着他底臉，好像得到了一個絕大的喜訊似的。

「真的？」她問道，還帶着一點不相信的樣子，疑心他是故意和她開玩笑。

「當然真的。你看我什麼時候說過謊話？」覺民帶着莊重的樣子說，又回頭看着站在旁邊的覺慧，加了一句：「你不相信，可以問三弟。」

「我並沒有說不相信你的話，不過這個好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琴興奮地帶笑說。

「事情倒是有的，不過能不能實行還是問題，」覺慧在旁邊接口說。「四川的社會裏面衛道的人太多了。他們底勢力還很大。他們一定會反對這件事。男女同校，他們一輩子連做夢也不會夢到！」他看着，現了憤慨的樣子。

「這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我們校長下了決心就行了。」覺民這樣說，是爲了寬慰琴的緣故。

「我們校長說過，要是沒有女學生來報名，他便叫他底太太第一個去報名。」

「不，我一定去第一個報名，」琴好像被一個偉大的理想鼓舞着似的，她熱烈地決定說，她底眼睛半夢幻地望着遠處。

「琴兒，你爲什麼不進來？老是站在門邊說些什麼？」張太太在裏面喚琴道，雖然是責備的話語，但聲音裏帶着笑。

「去和姑媽說，你到我們房裏去要，我把這件事情詳細告訴你，」覺民低聲慫恿琴道。

琴默默地點着頭，向着她底母親那邊走去，在她底母親耳邊說了兩三句話，她底母親笑了一笑說道：「好，可不要就擱久了。」她點點頭，便向覺民二人走來，又和他們一道走出了上房。她剛走出門口，便聽見麻將牌在桌子上擦磨的聲音。她知道她底母親至少還要打四圈麻將。